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

子康

孫植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同調

從子宏

子朴

孫通國

劉安世

別為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從子煇別為和靖學案

張雲卿

李陶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德師

別見百源學案

私淑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黃隱

陸賀

曾孫黼

子九思

子九皋

劉堯夫

別見槐
堂諸儒
學案

子九韶

子九齡並為

梭山復齋
學案

子九淵別為

象山學案

朱松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子壁

並涑水續傳

子皇並見
徽麓

邵雍

別為百源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子義仲

劉敞

別見廬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為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

慈谿馮雲濤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涑水學案

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閔人多矣不離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諸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桃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

梓材嘗涑水學案梁州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為兩卷

臺亦無存茲特采錄迂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景尚存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摩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道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慙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麟

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生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書再上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為皇子進知制誥國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雨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適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中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

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為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為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先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祔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大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

卷八 雲溪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為先生行狀稱文集八十卷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

子傳一卷河水語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卷 秋論其誣謗先帝惇卞請發冢斷棺詔奪贈謚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

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

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于孔

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

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乎

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僅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偕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為哉

士則

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鈞鐘鎡人以為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杙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言戒

或則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天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督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幹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同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為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美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則生蔽無意無必無

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無為贊

或曰莊子之文不能為也曰君子之學為道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

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簪井而罽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

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

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

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為皆過也又安得而指

之指過

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

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

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于魯孔子

宋元學案
四文瑞樓印行

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為定宸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邈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為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抹清和之弊大有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特

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溫涼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于一偏于是立言以採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糴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鶩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彭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為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知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為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為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為狷者有所不為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聞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蚋

龜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為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耳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蚩蚩為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為臣之道當如是也為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

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子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意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